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石緣 第十一回 遇妖道強徒肆橫 得西安官將遭擒

詞曰：草寇欲興兵，妖道來相引。可惜西安錦繡城，蹂躪真堪憫。邪術任胡行，守將皆遭殞。看你強橫到幾時，識者從旁哂。——右調《卜算子》

話說盧太師因狀元不肯依附，心中大怒，要設法害他，且按下再表。

且說金彥庵夫婦，被強盜留住在山，訓誨鐵純鋼。五、六年，純鋼已文武精通。師生、母子常常私自商議，報仇以圖出頭。不想他們厄運未脫，強盜惡貫未盈，不但兵多將廣，難於下手，且生了惡念，天又忽然生出一個邪人來助他。一日，大王與眾謀士商議，道：「我如今兵精糧足，此山終非久居之地。我意欲起合山之兵，於就近州縣，奪他一兩座城池，進可有為，退可有守，漸漸就好共圖大事。不知諸將士以為何如？」眾將道：「以大王之威，眾將之力，似亦可圖。但陝西潼關交界之處，朝廷設立兵將把守，亦甚不少。且聞西安一府，良將百餘員，戰兵十數萬，時常操習。我軍雖眾，尚未精練，還宜稍緩，再圖機會為妙。」大王聞言，甚稱有理，遂將起兵之念稍緩。

不想正在遲疑間，忽見小嘍囉來報：「山下有一道者，自稱『鐵罐仙師』，別號『風火道人』，說從終南山來，要求見大王，有大事相商，不知可容相見否？」大王道：「何來道者要見我？有何事相商？且著他進來，看是如何？」

嘍囉領命下山，就同了一個道人進來。大王舉眼一看，見他頭縮雙髻，身著衲衣，腳穿大紅雲履，背負兩個葫蘆，腰繫青鋒寶劍，兩眼大似銅鈴，相貌清奇古怪，飄然若有仙氣。大王見了，知他必有來歷的，便急急立起，迎下堂來，道：「老師何來？有何賜教？灑家不知鶴駕光臨，有失遠接，多多有罪。」

「道人道：『大王說哪裡話！貧道是太乙真人位下第十代孫，鐵罐道人是也。在終南山修道，已百有餘年。欲得真主輔助，未遇其人。近觀星象，見帝星照於此地，一路望氣尋來，始知大王乃將來之真主。時候已到，惟恐錯過，急急趕來叩見，願相輔佐。』」大王聞之驚喜，道：「灑家雖有此心，方才正與眾謀士商議，欲暫取一二城池，安頓了兵馬，再圖大事。據眾謀士說，西安有百員上將，十萬雄兵時時操習，我兵恐難取勝，故爾正在遲疑。忽蒙老師光降，何愁大事不成。但老師說帝星照臨本山，只恐灑家未必有此大福。」道人道：「大王休得自己看輕了。貧道上知天文，下識地理，又善觀氣色。尋訪真主數十餘年，豈肯輕易許人？今見大王實是真命帝王，故肯出身輔佐，共成大事。大王何必多疑？明日黃道吉日，就可發兵，包管所向無敵。若雲西安兵將，莫說上將百員，雄兵十萬，即使千員上將，百萬雄兵，只要貧道嘴一開，手一動，管叫都成齏粉。」大王道：「不知老師有何妙法，可好請教，略道一二否？又據老師方才說，在終南山修道已百有餘年，我看老師尊容只像二三十歲，未免此言有誤。」道人道：「貧道容顏雖少，今年已一百二十四歲矣。不瞞大王說，終南山修道的，四五百歲的都有，容顏總是一般的。若問貧道法術，此係兵機，不可預先洩漏。大王放心起兵，到臨陣，貧道自有妙用，決不有誤。」

眾將既慮西安兵馬，如今就先取西安，等貧道略施小術，管叫西安指日可得。」

大王大喜，道：「若果如老師所言，真天使助我也。灑家今日就築壇拜為軍師，一應兵符令箭交付老師，悉聽指揮調度。」

倘果成功，當與老師平分天下。」道者道：「大王說哪裡話。貧道若要戀人間富貴，視取天下如反掌耳。不瞞大王說，貧道原係天仙降凡，奉玉帝敕旨，使我下界輔佐真主，成功之日，原歸仙班，豈肯戀人間富貴？且大王亦係金身羅漢轉世，當為四十年一統太平天子，子孫相傳十有餘世。他人豈能分受？」

大王大喜，道：「如此說來，灑家是真命天子，老師又是真仙降凡，何慮大事不成？明日既是黃道吉日，就拜軍師登壇，發令起兵便了。」一面請道者東廳暫住，一面就吩咐築台，明日五鼓拜授軍師印信，各色停妥，安息一晚。次日五鼓，點齊兵將，嘍囉請軍師上台。大王拜了八拜，遞上印信，軍師拜受。

然後，兵將嘍囉等一一參見。

叩首畢，軍師就吩咐擂鼓三通，兵將上壇聽點。一點大將烏合，帶領嘍囉一百，往西安東方臨潼縣界口埋伏，倘有追兵到來，可出迎敵，許敗不許勝，我自著人接應也。一點大將巫論，帶領嘍囉一百，往西安西南■縣界口埋伏，倘有追兵到來，可出迎敵，許敗不許勝，我自著人接應也。一點大將何庸，帶領嘍囉一百，往西安西方三原縣界口埋伏，倘有追兵到來，可出迎敵，許敗不許勝，我自著人接應也。一點大將軍書，帶領嘍囉一百，往西安北方高陵縣界口埋伏，倘有追兵到來，可出迎敵，許敗不許勝，我自著人接應也。一點大將卜成功，帶領嘍囉五百，打西安東門，戰至一二十合，即向■縣界口逃遁，自有伏兵接應也。一點大將芮風刀，帶領嘍囉五百，打西安南門，戰至一二十合，即向■縣口逃遁，自有伏兵接應也。一點大將於敵退，帶領嘍囉五百，打西安南門，戰至一二十合，即向三原縣界口逃遁，自有伏兵接應也。一點大將聞聲怕，帶領嘍囉五百，打西安北門，戰至一二十合，即向高陵縣界口逃遁，自有伏兵接應也。又吩咐眾將放心迎敵，依吾號令，如遇官兵強勇，不須害怕，我當著神兵相助，捉拿官將，使他一人不返。爾等便重複殺轉，俱換官兵旗號盔甲，使守城將士急忙中一時莫辨，長驅直入，我再著神兵從空相助，西安一府，一戰可得。再點大將房仁，帶領嘍囉三百，在西南總路捉拿官兵將佐，一一解到西安發落。再點大將符義，帶領嘍囉三百，在東北總路，捉拿官兵將佐，一一解到西安發落。其餘嘍囉、將士，俱隨大王同合山人馬，隨我往西安正位，再發兵前進便了。軍師分派十隊兵馬已畢，便放炮起兵，各各得令而去。

且說西安城中，督撫司道，不計其數。鎮守武官有：提督徐俊傑，將軍楊光武，總兵王經、陳昭、蘇士林、薛世禧，皆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又有都統黃璋、孫龍、趙顯、姚景、胡貴、李文煥等六員，亦俱智勇兼全。手下各有名將十數員，兵士萬餘眾。因近潼關，恐有外邦相犯，時時訓練兵馬，真是安如磐石，哪知內地有變。

一日，忽有飛騎來報大爐山強徒起兵，來打西安。督撫聞之，皆大驚，復大笑道：「諒此烏合草寇，殺客劫商，久欲剿滅，因彼不過疥癩之病，不在心上。誰知今日竟來犯我城池，這是他惡貫滿盈，自來送死了。何須大兵對敵，只要幾個小卒相迎，便可一朝滅盡矣。」軍校道：「大老爺，不要小看了他，聞得他將兵馬分作十隊，鳴金擂鼓，浩浩蕩蕩，殺奔前來。口出大言說：『不出三日，要取西安。』」督撫道：「胡說。他就有數十萬兵馬殺來，莫說城中糧草充足、兵強將廣，就是一個空城，城池如此堅固，一時也難攻打，如何三日取得西安？」

言之未已，只見又有一飛騎來報導：「稟大老爺，賊兵勢甚浩大，聞他新得一個妖道，拜為軍師，法術高強，能呼風喚雨，撒豆成兵，須要預作整備。」總督道：「休得胡說。那妖道若果有如此本事，何不向大處投奔，卻來歸附這無名小賊？這不過賊兵虛張聲勢，惑我軍心，不必管他。」撫院道：「諒賊兵妖道，難有小術，我軍兵多將廣，何足為慮？我軍固不可為之惶惑，然兵來將敵，水來土湮，我這裡也不可玩敵。須會齊提督、將軍、總兵、都統等各領本營兵馬，分守各門，並對敵賊兵便了。」當即著小校各衙門報了。未幾，各將齊集，分派四員總兵，分守四門。提督將軍紮營堅守，都統黃璋、孫龍、趙顯、姚景紮營各門，離城十里迎敵，胡貴、李文煥四門巡察救應。一聲號炮，各各領兵紮營已畢。只見賊兵果到。孫龍迎住卜成功，黃璋迎住芮風刀，趙顯迎住於敵退，姚景迎住聞聲怕，各門廝殺。原來賊營雖稱大將，不過烏合之眾，怎敵得都統之勇。

莫說軍師叫他十數合即退，即使不許他退，他也抵敵不來也。有四五合即退的，也有戰至七八合退的。都統見是無能賊將，領兵追趕，嚇得賊將亡命飛逃。帶去嘍囉，被官兵殺死者不計其數，賊將卜成功等俱各危急。只聽得一聲炮響，各路埋伏兵將殺出。烏合迎住孫龍廝殺，巫論迎住黃璋廝殺，何庸迎住趙顯廝殺，畢書迎住姚景廝殺，卜成功等方幸脫身未死。怎奈烏合等更是沒用，剛剛三四合，望後便退。幸虧房仁、符義上前迎敵接應。誰知官兵裡邊又來了胡貴、李文煥接住廝殺。

十分危急之際，忽聽得霹靂一聲，現出數萬奇形怪狀神兵神將。

也有三頭六臂的；也有青臉獠牙的；也有獸頭人身的；也有人頭獸體的。從天而下，將官兵團團圍住，刀槍齊上，嚇得官兵盡皆倒地，自相踐踏，盡被賊兵殺害。六員都統俱被神兵搥翻，可憐六員上將，五六萬雄兵，不曾走脫一人。賊兵將佐未傷一個。此皆道人法術。那時賊將盡皆歡喜，共稱軍師神術，助我成功，盡依號令，將官兵身上盔甲自己換了，並將官兵旗號扛起，飄飄蕩蕩，打著得勝鼓，假裝官兵得勝回城一般。城中總兵，各門把守，見賊兵幾合即退，官兵大勝追去，又有兩支接應兵相隨追趕，再不想片刻之時，各路兵將俱全軍覆沒，所以都不放在心上。

未幾，聽得金鼓聲響，各往城樓遠遠一望，見旗號兵將盡是官軍，知是得勝回營，吩咐開城放進。直至城下，方知是假，急令閉門，下城廝殺。奈兵將盡未整備，賊兵已陸續進了一半，四處相殺。總兵急欲提兵下城，只見眼中一暗，昏天黑地，鬼哭神嚎，情知事敗。王經拔刀自刎而亡。陳照見勢急迫，墮城身死。蘇士林剛剛下城，不見天東地西，被賊兵殺死。薛世禧急逃出城，被賊兵一箭射傷右臂，已作廢人。提督徐俊傑、將軍楊光武匆忙無備，俱被活捉去了。那時賊眾一齊進城，殺進督撫司道各衙門，各家老小盡皆殺死。大王就將總督衙門做了公署，撫院衙門做了軍帥府，其餘司道府州縣衙門，分派眾將居住。只見房仁、符義將六員都統解進軍師，吩咐羈緊，勸其歸降。一面就請大王在總督大堂，權為宮殿，立號稱尊。眾將群呼萬歲。大王就封道人為正一天仙，護國軍師，掌一應兵符令箭。封解氏為皇后，鐵純鋼為東宮太子。封金彥庵為翰林院東宮日講官兼內閣大學士。封烏合、卜成功等俱為護國大將軍。

吩咐擺酒，大宴功成，人人大喜。只有解氏與純鋼外邊假作歡容，暗暗十分愁苦。想強盜如此橫行，又有妖道相助，眼見報仇甚難。還慮他漸漸勢大，自己的約法不行，便死無葬身之地，名實皆空。悔不當初，隨夫死節。更有金彥庵夫婦，日想與純鋼報仇，還有出頭之日。今見他如此勢大橫行，料無報仇之日，欲尋自盡，不肯授職朝見。幸虧純鋼母子內邊勸解周全，說他不是不肯授職，只因京中親族甚多，仍恐朝廷知道，遺害親族，將來大事成後，方敢授職。大王原是愛懼解氏的，聽得母子之言，也不去責備彥庵了。純鋼又到彥庵處再三相勸，說：「強盜雖橫，終是烏合之眾，妖道雖有法，亦不過是邪術，決不長久。先生且耐心再看機會，學生此仇必要報的，還仗先生幫扶。」

彥庵見勸，也只得忍耐住了不題。

且說大王僭號稱帝之後，就與軍師商議，頒發偽詔一道，到各府州縣。限一月內，各官俱要到西安朝賀，各加三級，仍還原職，量才升用。如限滿不來朝賀者，即刻起兵徵剿，合縣盡皆屠戮。詔一下，各府州縣聞知，俱各大驚，想西安省城之地，城池如此堅固，兵將如此強盛，被他起兵殺去，不三日而官軍全軍覆沒，城池輕輕得去，督撫大臣盡為殺害。何況區區小府州縣，怎能抵敵？於是投降朝賀者十有六七，掛冠逃避者十有二三。陝西一省不動刀兵盡為賊有。漸漸傳到別省各處，督撫提鎮紛紛告急，疏章雪片到京。正是惡貫未盈君莫羨，來遲來早不差分。